



intérieurs



extérieurs



尉任之——著

室内静物·窗外风景

平凡的风景和静物
因为人的凝视 / 有了不同的意义

natures mortes et paysag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室内静物·窗外风景 / 尉任之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3-1017-8

I. ①室… II. ①尉…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7765 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2-5153

室内静物·窗外风景

尉任之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刘灿灿
特邀编辑 赵超 刘志凌
责任印制 付丽江
封面设计 韩笑
内文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纸张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1千字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017-8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intérieurs

室内静物·窗外风景

extérieurs

•
•

尉任之 著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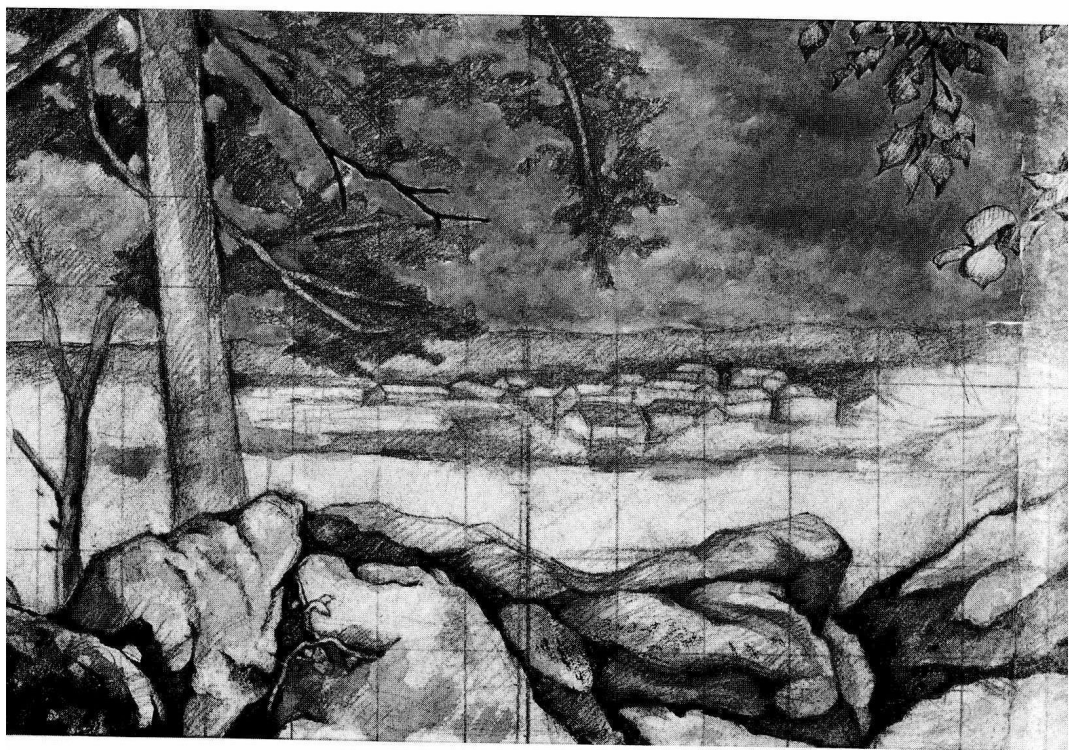


给

父亲

母亲





目 次

〔第一辑〕静 物

- 012 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028 回到失去的乐园
042 房门打开了以后——关于“未完成”的札记
058 留待他日的纪念

〔第二辑〕风 景

- 074 冬之旅与流浪者
088 神话的幻灭
102 太阳自峡湾中升起

〔第三辑〕肖 像

- 122 云淡风清朱晓玫——侧记一位巴赫诠释者
144 在寂静中，走上舞台——杂忆罗斯特罗波维奇
158 给情绪添上个性，为思维赋予灵魂——米亥依尔·寇巴希杰
176 穿越柏林围墙——伊拉克里·阿瓦里亚尼的时代与历程
192 墨西哥的眼泪，洗净他的灵魂——从与富恩特斯的一次相遇谈起

〔第四辑〕随 笔

- 210 纽约地下——安迪·沃霍尔的电影
- 224 爱与死的仪式——三岛由纪夫与电影《忧国》的出土
- 238 血与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
- 252 《红气球》及其二三事
- 264 犹自闪烁的碎钻——维斯康蒂的《局外人》与经典文学改编

〔第五辑〕游 记

- 280 来自第比利斯的信
- 298 下午还是黄昏——续《来自第比利斯的信》
- 328 风景：灵魂的状态

- 363 〔后记〕未完成

- 366 图片索引



〔第一輯〕

静 物



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那试图拯救自己生命的，必将失去他的生命；那将失去生命的，
他的生命将被拯救。

——克劳斯·曼墓志铭，引自《路加福音》

我慢慢开始理解马勒的作品，在这几年身边的亲人朋友陆续
过世以后。

马勒的音乐我其实接触得很早，十一岁时，藉由一卷翻录的
第五号交响曲，我第一次进入马勒的世界。





功成名就的中年马勒

第五号交响曲应该是马勒作品中最为大众熟悉的，为弦乐及竖琴所写的稍慢板被维斯康蒂完整引用于电影《魂断威尼斯》。在这部改编自托马斯·曼同名小说的电影中，当作曲家艾森巴赫在瘟疫蔓延的威尼斯跟踪仓惶的波兰少年达秋一家时，观众听到的就是第五号交响曲的稍慢板乐章。维斯康蒂运用主观的伸缩镜头来象征艾森巴赫对达秋的凝视，追随着达秋希腊雕像一般美丽的身影，穿梭于威尼斯阴暗、湿冷的巷道之中，直到艾森巴赫体力不支，倒在一口陈封的井边。在这个长约十分钟的片段里，马勒的音乐取代了现实的声音，将艾森巴赫内心流动的意识表现出来。

古今的交响乐中大概没有比这个稍慢板更唯美的乐章了。它其实不只唯美，还包容了作曲家的感怀。马勒一生为生命与死亡所困惑，在作品中重复讯问“生自何来？死往何去？”的课题，将自我的生命状态直接投射于作品之中。因此，贯穿马勒各时期作品的轴线，也就是他个人的生命历程。

很少有作曲家像马勒一样，将自己推上手术台，透过对自己的解剖，来看待人类的“异化”、“变形”与“净化”。

十一二岁正是蠢动的年纪，青春期的到来、性与成长的迷惘，以及对未来世界的一知半解，马勒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正好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但现在回想，当时的我只是纯粹地被音乐吸引，至于这些作品中更深一层的意境，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1

二〇〇三年春天，SARS 无端地在亚洲蔓延开来。没有想到，在这个所谓文明的世纪，人类居然还会再次集体面对未知的疾病。更没有想到，SARS 刚走，便传来好友 H 君过世的消息。H 君是一位苍白的青年艺术家，极有才华，却总是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我知道 H 君是因为感情的缘故自缢，但又觉得，身为一位敏感的艺术家的内心必定还有对现实更深一层的失落。

我和 H 君从小相识，也都热爱音乐、艺术，虽然我认为自己并不十分了解他，但他的故世，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震荡。H 君过世已经三年半，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某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带我们参观一出他设计的儿童布偶戏，戏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但我还记得他选了马勒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五乐章作为配乐。这个四分半